

本版制图：何芬



腊月打糍粑

■陈雪梅

每到腊月底,老家都有打糍粑的风俗。小年时,乡村在这一天掸尘布新。大扫除过后,家家户户的灶台上都摆放着糍粑,点上蜡烛,燃放鞭炮,寓意送灶王爷上天,多为人间百姓美言,为来年的丰收祈祷。糍粑也是大年三十团圆饭上的一道甜点,喻示着全家和睦团结、生活甜甜蜜蜜。

这一习俗,即使我们全家远离故土、迁居桂林后,依然被传承下来。搬家时,母亲特意定制了打糍粑用的木槌、石白,从老家托运过来,让我们每一年过年都能吃上软糯香甜的糍粑,那是家乡的味道,也是儿时美好的记忆。尤其难忘的是,打糍粑时,全家人齐心协力、喊着号子轮番上阵的架势,更是把过年热热闹闹、红红火火的气氛烘托到了极致。

打糍粑,得先把精选的糯米浸泡一夜,久置的甑笼搬出来洗刷干净。第二天早早的,母亲就往大灶膛里架上柴火,烧得红旺旺的,把酥涨的糯米淘洗干净后,倒入垫了一张干净纱布的饭甑上,搬上大锅灶上隔水蒸。不一会儿,厨房里热腾腾的蒸气升起来,高高的烟囱炊烟飘荡,氤氲弥漫于青瓦老墙间袅袅婷婷,红旺旺的火苗映照着烟火里平凡的幸福。知道要打糍粑,家中的大人小孩都很兴奋,也不赖床了,也不吵闹着要出去放鞭炮了,都围拢到厨房来,你抢着烧火,我忙着搬柴,他忙着在灶里焖上几个红薯或者烘烤几个板栗鸡蛋。等待美味的过程,有开心守候又积极参与的兴奋。

趁着蒸糯米饭的间隙,我和姐姐一起把墙角的石白挪出反复刷洗,木槌擦拭得干净锃亮。石白在乡下称为“耙罐”,坚硬的花岗石凿挖而成,沿口粗内胆小,外饰波浪条纹。在乡下时,石白不是每家每户都有,一般是全村共用一个置于祠堂,年节时分,各家各户排队轮流打糍粑,那场面热火朝天,年味十足,甚为热闹。

糯米饭蒸熟透后,掀开锅盖,浓浓的糯香扑面而来。冲糍粑是个力气活,又是个技术活,得趁热。母亲麻利地用盆把蒸熟的糯饭盛出倒进石白里,打先锋第一个上阵的总是老当益壮的父亲。他用木槌快速地把糯米饭擂压成黏稠的团状,再举起木槌大力朝着糯饭团砸去,如此反反复复。一会儿,父亲已是浑身发热,满头大汗。一旁的二哥立马将他替换下来,糯米团越冲粘性越足,挑起来能拉好长,颇费力气。二哥喊着号子,围着石白用力捶打,我们在一边给他加油数着拍子。一二十下后,二哥也是气喘吁吁,姐姐又接过木槌上阵。直至无米形,粘成耙,软糯劲道的糍粑就做好了。

第一白糍粑往往是让大家尝鲜的。母亲清水净手后,从石白里揪出糍粑放入大面盆。孩子们拿着筷子迫不及待地围过来,纷纷用筷子将糍粑一圈一圈挑裹成球状,在事先准备好的芝麻粉糖或黄豆粉糖碗里蘸一蘸裹一裹,放入嘴里软粘可口,又香又糯,韧劲十足,唇齿留香,美味极了!

接下来就是第二白、第三白,打糍粑“咚咚”的捶打声,吸引我们也不想大展身手,跃跃欲试。13岁的外甥等了很久,急急接过木槌,模仿大人的模样打糍粑,拿起被糯米黏住的木槌,在石白旁转来转去,满脸憋得通红,却怎么也扯不动,引得大家哈哈大笑。我也不服气,抢过木槌也想尝试一下,深吸一口气,扎稳马步脚足劲拖起黏住的木槌,奋力向下捶,落下去时却软绵绵的,就像“哑炮”,根本捶打不出“咚咚咚”的效果。没一会儿,手也痛,腰也酸,上气不接下气,打糍粑原来这么难。母亲在一旁笑嘻嘻地说:“糍粑好吃事难做啊,任何劳动果实都来之不易呢。”

打好的糍粑会被揪到一个竹制的簸箕里,簸箕上面铺一层黄豆粉或刷一层油,这样,糍粑就不会粘在手上了。妈妈把那一团糍粑捏成了一小块一小块的,我和孩子们戴着上一次性手套,把糍粑放到模具里面。模具一般是圆形、梅花形或八角形,底部有动物、繁体字的图案,压平后模板上的图案就拓在了糍粑的上面。等糍粑冷却后,把取出来摆在簸箕上,模具上的图案固定后栩栩如生,非常好看。

记得原在乡下时,每逢村子里有人家订婚、嫁娶,女方父母打发姑娘回门礼,箩筐里挑回的要么是糍粑,要么是粽子。附近几个村庄每家每户都会送上几个沾喜气,俗称“散婚张”。那一个个白白胖胖的糍粑上面还会缀上一点喜庆的红,是凡俗里的幸福,象征着子孙延绵,亲邻和睦。

窗外寒风呼呼,室内打糍粑的现场热火朝天,春白声“咚咚咚——”铿锵有力。家里的男人们兴奋起来,越捣越快,伴随着“黑哟黑哟”的声声节奏。我们有的打、有的捏、有的印,分工合作,边闲聊着彼此的工作,笑谈着孩子们的趣事,妈妈乐得满脸的皱纹开成了一朵花。这热闹祥和的场景充满了团聚的喜悦,也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,慰藉着一颗颗漂泊游子的心,我们把欢快和期许仿佛都揉进了这吉祥如意的糍粑里。

腊月

■胡剑英

我的父亲,坐在老屋前
让鱼肉经受烟火历练
那个铁皮桶
可以香上大半年

我的母亲,把红纸绞剪
三九寒冬,有一种花
和窗做伴
开得愈加鲜艳

他们有时望向村口
牛背上已不见童年
那落叶树上的鸟窠
像风铃,让阳光和微风
摇动牵挂,摇响欣悦……

守望简单

■萧通湖

时近年关,悲欣交集。人生在世,有始有终,有惊无险,故事平淡无奇,叙述从头开始。说到守岁的心情,五味杂陈。

坛坛罐罐里头的酸萝卜,各有不同,却是同是地球村的作物,风过雨过,过眼烟云,你我用心一一找出,同样会回味无穷。

无论新冠多么闹腾,兔年的春天,仍然新美如初。积压心灵的春意,一样会冲破疫情的魔掌,按时归来人间。否极泰来,好运连绵。柳暗花明,温暖如春。想来想去,都没有理由悲观失望。

守望蹉跎岁月,只要人还在,就要满怀信心,天下没有过不去的坎。

是的,正如一个美女诗人概括的那样:这世上有两个我,一个躯壳喂日常,一个灵魂补岁月。所不同的是,活在文字里头的那个我,老马识途,天马行空,活龙活现,天涯海角寻寻觅觅知音。活在文字外面的那个我,老黄牛拉破车,一路趑趄声声慢,沉湎于慢吞吞的生活节奏。谢天谢地谢谢你,声声都是“早上好”,就是疫情忘不了。声声都是“早上好”,就是感情忘不了。

新年将至,祈求家人平安无事!热热闹闹问候“早安”的朋友圈里头,也时常听到“羊堆”里的一声声叹息,身边亲友三不三有人“阳”了,困难重重。做一个“小阴人”,有出人意外的侥幸,

暗自幸福感满满。此时此刻,左右心情的东西,夜静更深,望不到北。铺天盖地,就是眼前的所见所闻。揪心的是身边那一声接着一声的咳嗽声,咳嗽声中欢迎新春。要知道蹦蹦跳跳的小玉兔,还走在圆月高照的回家路上呢。父母亲不在的归程,跨入新的一年,我们都要好好地活着,尽心尽力,尽善尽美。有始有终,就是悲欣交集的人生活剧,不管它生龙活虎也罢,苟且偷安也罢,只要你咬紧牙关不放弃,坚持不渝,天长地久,面前总会有美意源源不断,奇迹络绎不绝。

我与春风皆过客,谁能挽留流年如水的脚步?你听你听。“多少事,从来急。天地转,光阴迫。一万年太久,只争朝夕。”这是毛泽东的满江红词句,坐地日行八万里,思想境界甩一般人八万里,何止是几条街!经历了寒冬,才懂得春天的温暖,遇上了疫情,更明白生命中的宝贵,珍惜每一天,因为人生真的不容易,我们都要好好照顾好自己。哪怕在最艰难的年月,能够保持内心的从容与优雅,说自己想要说的话,做自己想做的事,何乐而不为!真诚地活着,平平常常,开开心心,如此等等。

佳节在望,我只想在心里头祈求,与明天就要来到人间的那只玉兔同进同退,淡出江湖,力争做人有趣,与世无争。

守望蹉跎岁月的心情,就是这样简简单单。

干塘捉鱼

■钟云省

鱼塘里的水抽得差不多了,只见塘里一片“鱼”头攒动,该下水捉鱼了。

天空中不时现出了一些难得的阳光,腊月的水里面还是冰冷冰冷的。虽然现在有了雨裤穿,但还是冷,何况还有许多人赤脚下水的呢。所以大家早就在鱼塘边的干地上弄了一大堆稻草,下水前,先烧一堆大火暖暖身子。稻草燃烧极快,火力大,用稻草火烤一下,浑身暖和了许多。当然,喝酒的人自然要先喝两口老烧酒再下水。

鱼塘里的鱼可不冷。因为活动空间那么有限,你看,鱼儿们早打起了乱架。草鱼鲤鱼鲢鱼鳊鱼鲫鱼鳊鱼,大鱼小鱼,全一股脑挤在一起,活蹦乱跳的,特别的热闹。

捉鱼的人一看到这欢快的情景,谁不喜笑颜开,寒意都抛到了九霄云外?

捉鱼的工具也非常有意思。有拿水桶的,有端脸盆的,有背箕箕的,还有举着操篋的,反正,五花八门的工具都搬了出来,让人见了硬是眼界大开。虽然,鱼塘年年干,年年将肥沃的塘泥挑到稻田里去养禾苗,但几场雨下来,池塘里又有了及膝深的塘泥。一脚踩下去,软绵绵的,仿佛陷入了沼泽地。这时如果碰到了一条冲力极大的“滚塘”草鱼,鱼能灵活地一转身,跑了,而人却陷在泥里,一下子抽不出脚呢。甚至捉鱼的人穷追猛打,突然,脚下一滑,摔了个浑身的泥,反倒先将自己变成了一条“泥鱼”。那滑稽的样子,不但让人忍俊不止,鱼见了也会狂

奔不止!

捉鱼,捉的是幸福和欢喜!

大人在水里捉鱼捉得欢,小孩子也早就在水边围了一大圈。他们见大人捉鱼捉得这么津津有味,难免心痒难耐,可又怕父母打骂。就伏在水边上抓小鱼。突然一条大鲤鱼被人追得无路可退,来了一个鲤鱼打挺,顿时将孩子身上打得全是泥,吓得孩子哇哇大哭,只好依依不舍地回家去换衣服。临走时,他还不忘要在鱼身上摸几下呢!

干塘捉鱼,不但主人捉得热闹,那些围在塘岸上看的、准备捉“野鱼”的旁人更热闹。他们先是围在岸上,指手画脚,每个人都俨然成了军师。乡里乡亲的,大凡只要揽到谁家干塘捉鱼的消息,附近的“部队”都会冒着严寒赶过来。“军师”们都是带了工具过来的呢,不等鱼塘的主人一声喊:“没鱼了,上岸!”迫不及待的他们就会顾不得寒冷,脱掉鞋和袜子就朝水里冲,仿佛“淘宝”一般。

主人虽然不大情愿,可大家一直如此,无非图个快乐,所以主人也不好去制止了。当然,下了水的人,不论大鱼小鱼,多少都会有收获的,特别是身体灵活、运气好的家伙往往能获到意外的惊喜呢。

鱼的味道不仅仅在餐桌上,更在捕获的过程中。自己捉的鱼,不论大小品种,过年的时候吃起来都特别鲜甜有味。那味道岂是没有下水捉过鱼的人所能感受得到的?